

復古照相館 影出民國風

老式28自行車、6英寸黑白電視機、風琴、留聲機、滿牆的老照片……走進重慶「琥珀照相館」，彷彿走進一家小型復古博物館，每一處角落都訴說着古老的故事，恍惚間好似穿越回民國年代。這家照相館的主人，80後攝影師鄒家俊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他希望自己的「琥珀照相館」能夠幫更多的人圓心中的復古夢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



鄒家俊。本報重慶傳真

在28歲的鄒家俊的眼裡，攝影師是一份神秘而偉大的職業，在民國甚至更早的年代，照相館曾經是人們留下影像記憶的唯一去處。「我小時候聽母親念叨過，我外曾祖父曾在重慶七星崗開過一家『明明照相館』，至今家裡還留存有當時拍的老照片。」

籌建照相館 做攝影匠人

文藝氣息濃厚的鄒家俊曾在四川美術學院就讀，因為不喜歡自己所考專業，因此大二時毅然選擇退學，走上攝影道路。雖然遺憾未畢業，但美術周圍濃厚的藝術氣息仍讓鄒家俊迷戀：「我最初是在學校周圍找一個廢棄工廠，做自己的攝影工作室，但後來有朋友願意出房合作，考慮到資金成本，計劃就擱置了。我是個追求完美的人，想把攝影這件事情做的更『純粹』一點，做一個真正的『匠人』，而不是簡單、無聊地拍一些數碼照片和做後期處理。」

蒐二手舊物 睇千幅老照

如今，鄒家俊拍攝一套單人復古照片售價約1,000元/套，雙人約1,500元/套，這個價格在當地的小眾攝影並不算高，因此來嘗試的客戶較多。開業首月營業額即達30,000元，預約拍片的客人也排到了三個月以後。鄒家俊對自己的復古照相館頗有信心：「盈利沒問題，問題是我想尋找一

種有意思的、與眾不同的拍照模式。」

在「琥珀照相館」裡，有上百件復古的傢具、物件，擺放看似雜亂卻極具藝術品位，來拍照的客人偶爾需要等候的時候，就靜靜的參觀這座「小型博物館」。鄒家俊說，為了這些二手物件，他的生活已經變成「照相館——二手市場」兩點一線，平時有客人的時候就拍照，沒有客人就驅車逛二手市場或者在上網淘。

鄒家俊告訴記者，他希望把工作室打造得更豐富，讓客人能有種「一走進來恍如隔世」的感覺，「小時候有一篇課文叫《奇異的琥珀》，兩隻小蟲被埋在一塊松脂球裡，掛在一棵老松樹上，幾千年過去了，那些松脂球成了琥珀，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，希望『琥珀照相館』能成爲一個私人博物館，每一處角落都有故事。」

在照相館房間的一角有一塊軟木板，上面釘滿了黑白色、泛黃的老照片。鄒家俊告訴記者：「這都是我自己收集的，為了找尋拍照靈感，我瀏覽了上千張老照片。老照片的拍攝動作很單一，造型也有些比較誇張，比如用手貼着臉，眼神直直的看着鏡頭，有些客人會覺得不自然、傻，但這就是老照片的風格。」



鄒家俊拍攝的復古照片。

本報重慶傳真

鄒家俊說，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，對於上世紀的重慶有着深深的記憶：「重慶十八梯、嘉陵江索道、朝天門輪渡，這些都正在消失，但都是幾代人的記憶。」為了重現「老重慶」景色，他特別邀請了四川美術學院一名手繪大師，手繪三張老重慶畫布背景。

事業初起步 獲親友支持

鄒家俊坦言，目前事業正在起步階段，談純盈利還為時尚早。他笑道：「第一個月營業額3萬，我要買裝飾品、豐富工作室，還要開拓膠片攝影領域，賺到的錢又投進去照相館了，這兩個月我和我的合夥人一分錢也沒放進口袋。」

但是令鄒家俊欣慰的是，自己的創業得到了親人和好友的支持，「我家人對我的很支持，經濟方面也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，尤其是我的女友。」鄒家俊臉上微微露出羞澀：「她對我很好，我是個比較懶散的人，這個照相館上上下下女友幫了不少忙。」

鄒家俊對大學生創業的理解是盡量要避免單槍匹馬、單打獨鬥。鄒家俊經朋友介紹，認識了兩名志同道合的「鐵哥們」，今年7月，三人合夥開了重慶唯一一家復古照相館，他們一人出辦公用房租、一人專注拍攝、一人做圖片後期處理，配合十分默契。



琥珀照相館的攝影棚。

孟冰攝



琥珀照相館復古氣息濃厚。

孟冰攝

「好夢一日遊」拍出另個「你」

鄒家俊坦言，復古照相僅僅是「琥珀照相館」的第一步，「我正在構思一個『好夢一日遊』專題，有點像馮小剛的《私人訂製》，每個客人都來『琥珀照相館』實現自己的願望，這會非常有趣。」

助顧客變「超人」

鄒家俊說：「比如你的夢想是當超人，就來到琥珀工作室，我們幫你設計背景、妝容、拍照動作，加上後期處理，成片就是你變成超人的樣子。這與復古照相的感覺截然不同，但也是我喜歡的，我覺得這帶一點荒誕色彩和悲劇的意味，因為你永遠不可能成爲兒時夢想的超人。」

「圓夢」費時費力

然而與電影中浪漫想像完全不同，琥珀照相館每構建一次「私人訂製」都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。鄒家俊笑着說：「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夢想，而我們每拍一套『好夢一日遊』，就需要購買一套服飾、背景和道具，要滿足所有客人的『好夢』是不現實的，只能進行篩選。」

因此，鄒家俊想「自私」地設計一些自己想拍的東西，保證趣味，同時在社會徵集一些大眾共通的想法，保證盈利。「聽說我要效仿馮小剛的《私人訂製》，周圍有許多人說，我的夢想是當個『有錢人』。那怎樣才能用畫面表達『我是有錢人』？電影裡宋丹丹是穿着華服，站在城樓上指揮着燈光明滅，但在照片裡如何體現這個主題是我必須思考的問題。另外爲了這個主題，我需要手繪一張草圖，與合夥人商議購買哪些服裝道具，再找模特進行拍攝，然後尋找照片中不足……我是個追求完美的人，因此每個『好夢』都是一項費時費力的艱巨工程。」

鄒家俊深知迎合大眾的審美品味的重要性——比如來拍照的客戶大多都是年輕女性，她們的訴求主要是「美」，但令鄒家俊最滿意的顧客照片從來都是非常小眾的，比如一位客人來拍的民國時期魔術師，或者是一個光頭男生模仿黃飛鴻。「這是一個小矛盾，不過我還是想拍有意思一點的，否則違背了我開攝影工作室圓夢的初衷。」

儘管乳癌是本港最多女性患上的癌症，但與其他癌症相比，它是能夠透過自我檢查及篩檢及早發現的，而且目前已有不少有效的治療方案，可為這些早期乳癌患者減低復發風險，提高根治機會。即使是患上惡性較高的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二型（HER2型）乳癌，亦已有國際指引列出針對性的治療。故此，對女性乳房健康的最大威脅，並不一定是來自惡性腫瘤，還可能是對健康的忽視。

許多乳癌患者不敢面對病情，往往延至疾病惡化才求診，當中更不乏高學歷人士，因此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蕭麗珊醫生強調，治療乳癌的關鍵，還是及早發現和求診。

乳癌患者的最強武器——「病向淺中醫」及早診治 無懼 HER2 型乳癌威脅

如果有一天，你在洗澡時摸到乳房有一小塊不尋常的硬塊，你會怎辦呢？有些人認為硬塊尚小，不足為懼；有些人選擇再觀察多一段時間，冀望硬塊自動消失；有的雖心知硬塊並不尋常，卻害怕求診，擔心最終得到是一個壞消息……

HER2 型乳癌惡性高

不過，當五十多歲的Joyce(化名)在五年前碰上類似情況時，並沒有採取「拖」字訣，反而立即找醫生檢查，勇敢正視問題。結果顯示，Joyce的乳房的確長了惡性腫瘤，而且數目不只一顆，不過由於發現尚早，最大那顆腫瘤的直徑也不過是4毫米，加上乳房附近的淋巴結還未受癌細胞的侵犯，所以換言之，Joyce所患的是極早期的第一期乳癌。

一般來說，第一期乳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可達百分之百，根治機會極高，可是化驗報告卻指出Joyce的腫瘤屬HER2型，而且雌性荷爾蒙呈陰性(HR-)，這些都為她的治療帶來變數。

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蕭麗珊醫生解釋，HER2型乳癌屬於惡性較高的乳癌，無論是死亡率、復發

率以及腫瘤擴散風險，也較一般乳癌高。儘管如Joyce般的極早期乳癌患者，她們出現五年原位復發風險是同期數乳癌患的2.68倍；而出現擴散的風險更是非HER2型乳癌的5.3倍。

標靶藥物配合化療 減復發風險

不過，醫學界並沒有對HER2型乳癌帶來的威脅袖手旁觀。現時不少國際乳癌治療指引，均建議即使是直徑少於1厘米的HER2型乳癌腫瘤，也應該於手術後接受HER2型乳癌標靶藥物如「曲妥珠單抗」的輔助治療，以降低復發風險。臨床研究也指出，同時屬於HER2型及雌性荷爾蒙陰性的極早期乳癌腫瘤，在手術後接受為期一年的化療配合標靶藥物的治療方案，40個月後的復發機會可降低達14%。

蕭麗珊醫生補充道：「由於標靶藥物只需患者接受每三星期一次、每次大約一小時的滴注時間，並且定期接受心臟檢查便可，所以對患者的生活質素影響甚微，不少患者在進行『雙管輔助治療』期間仍能工作，然後下班後定期回診所接受治療便可。」

至於前文提及的Joyce，雖了解到她的乳癌屬於惡性較高的HER2型，但仍繼續一貫勇敢面對困難的作風，接受了醫生的建議進行化療配合標靶藥物的治療，盡力把乳癌的威脅減至最低，在治療期間更不時出國享受短程旅行，不讓治療對她的生活帶來太大干擾。結果，在確診乳癌距今已有五年，Joyce並沒有出現任何復發，與根治乳癌的目標又再接近一點。

衝破心理障礙成為打倒乳癌關鍵

蕭麗珊醫生嘆道，不少患者未能像Joyce般積極，明明很早便能發現乳房腫塊，卻拖延好一段時間才願意求診，令治療的機會大大減低。蕭麗珊醫生強調：「乳癌相較其他常見的癌症來說，已有較好的治療效果，這既因為乳房腫瘤長於體外，較易於早期發現，且乳房不是重要的維生器官，在切除腫瘤的限制上較少；再加上即使腫瘤屬於惡性較高的類別如HER2型，目前已有不錯的治療方案可採用，故此只要患者能突破自身的心理障礙及早求醫，打倒乳癌並非難事。」

衝破心理障礙 成為打倒乳癌關鍵

根據香港乳癌基金會所發表的第六號報告指出：

- 41.6% 患者能夠早於第零至一期確診
- 19.8% 第一期乳癌屬HER2型乳癌
- 16.1% 患者確診時腫瘤直徑等同或少於1厘米
- 19.4% 患者在發現病徵後3個月內求診

由此可見，HER2型乳癌其實並不罕見，但至今尚有不少女性未能及早確診並接受治療，可能與沒有自行檢查乳房的習慣，或定期接受篩檢有關。

參考資料：香港乳癌資料庫第六號報告(2014年出版)

